

梁山泊

卷五



C. 91758

第五才子書卷之十一

聖嘆外書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懷八白虎堂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間筆波及他事。亦都相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箇魯達。出格親執。却接連便有衙內合口一事。出格鬪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閣不起。要寫衙內則魯達一邊。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之事亦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一

有進退兩難之日也。况謂衙內文中又要分作兩番敘。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則要炤林家。叙林家則要炤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园一人。躍躍欲來。且使此躍躍欲來之人。乃是別位。猶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爲了金翠蓮。三拳打死人之魯達。嗚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讀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讀者於此而不服膺。知其後世猶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筆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應林冲氣忿。他人勸回。今偏倒將魯達寫得聲勢反用。林冲來勸一



也。閱武坊寶刀大漢自說寶刀林冲魯達自說閒話大漢又說可惜寶刀林冲魯達只顧說閒話此時譬如而峰對插抗不相下後忽突然合筍雖驚蛇脫兎無以爲喻二也。還過刀錢便可去矣。却爲要寫林冲愛刀之至。却去問他祖上是誰此時將答是誰爲是耶。故便就林冲問處借作收科云。若說時辱沒殺人此句雖極會看書人亦只知其餘墨淋漓豈能知其惜墨如金那三也。曰虎節堂是不可進去之處。今寫林冲誤入則應出其不意一氣賺入矣。偏用廳前立住了脚屏風後堂又立住了脚然後曲曲折折來至節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謂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二

雖起丈遷示之亦復安能出手哉

打睦虞候家時四邊鄰舍都閉了門。只八箇字寫林冲面色衙內勢。都盡蓋爲癡却衙內用立刻蘸粉不臧衙內則即日蘸粉。既怕比冲又怕衙內四邊鄰舍都閉門。真絕筆矣。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巾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蕪菁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蕪菁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

只指望和向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  
夥人不三不四張三李四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真不要癩酒家那

厮却是倒來將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酒家手脚智

深大踏步近眾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

來索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來搶右

腳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腳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

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腳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淨

扎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

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個下去衆潑皮都不

敢動搦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李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三

智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

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

我便送你眾人家人打一救擺到蘆葦邊是來園風景臭穢不

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你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

了來和你眾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眾人脫件衣服與

他兩箇穿了若漏此句便是兩個赤膊人如此體而凡作史最易漏者如此等句是也此書定不肯漏者如此等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十坐了

指着眾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

到這里戲弄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寸

人相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信并菜園是俺們衣

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省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  
里來的長老恁的得了得相國寺裏不會見有師父雖是實話然亦罵相

國寺不小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神

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為殺得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二車不相

蒙合成五臺山來到這里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

快語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于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

出來衆潑皮啞嘴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解字裏房內收

拾整頓歇卧此句極易漏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

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解字安排了請魯智深

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道理叫你家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

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

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是箇發正在那里喧鬧只聽得

門外老鴉哇哇的叫奇文怪想突如其來衆人有知齒的齊

道赤日上天白舌八地可齒爲言不知始於何時乃此時已

宜有乃今此法遍行上下爲之一笑赤口白舌八字成智

深道你們做甚麼爲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

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

老鴉巢箇口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拆了那巢便

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

然緣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  
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第一層是老鴉

齒兒之第三層是道人說第四層是葦梯上去第五層是看  
第六層是雲盤上去只一倒按至楊凡用六層層折方入相  
一相旬行智深相了一相四字不是能作正  
是氣雄萬夫處走到樹前把直

衣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緣着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  
只一趁寫得奇  
方法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

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

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  
器械忽然通  
人明日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忽然把明  
日變做十

日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區區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五

省深看他演武使拳許他使器械只看  
使得拳切有層節過了數日省智深尋

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

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渚一腔

羊那時止是三月盡來此一月有  
餘矣記之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

叫道人緣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圍坐定大碗

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喫得飽了再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

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拳不會見師父使器械怎得

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前許看使器械今只看得  
使拳而已好潑皮記得智深道

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

衆人看了盡皆聲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

動拚地將原林在此處喝采一智深接過來駭鬼的使動源

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眾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止使得活

泛二字是作文妙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

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髻環身

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穿一

對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生的豹

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

箇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發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

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

第五才子書卷之十一

軍鎗棒教師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那

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

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定智深道酒家是

關西魯達的便是答時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

會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開處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

爲兄同聲也然補遲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苦道

恰纔與他執一同來聞壁獄廟裏還香願願林冲聽得便棒

看得八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

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

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

好子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侍，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曰：「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有時見了數箇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補一胡梯上一箇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七

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奇峯當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

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忽然又補入高俅家

不是叔伯弟，見却與他做乾兒子。特地寫小人無倫理無

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專一愛淫垢人家

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

當時林冲板牆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

衙內說道：「林冲，于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

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

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開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

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聽那高衙內鳥英  
人廊廡下欲說不雄在衆間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

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

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筆

拉額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着此一句便寫得魯達搶

如火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人得猛宛然萬人梓易林

冲亦在智深道我來幫你廝打妙不管青白曲林冲道原來

半邊也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

痛打那廝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

林冲不合喚着他的請愛權且讓他這一次是可讓何不可

林武師無可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他甚鳥本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八

太尉與甚鳥為聯奇語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酒家三百禪杖

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

勸了權且饒他本是林冲事却將醉後魯達極力一寫便反

文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魯達語令讀衆潑

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醉人

定用此語治之與前林冲云便叫阿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嫂不嫌

師兄說得是筆法同妙絕魯達每自嫌便不阿哥明日再得相會得一日

唐休怪真莫要笑話粗齒正得意阿哥中問二智深相别自

可文無次第義不渾屬寫醉人然亦直魯達也子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閑漢自見了林冲

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恍惚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撥沒亂中人散了數內有一箇封閉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每此等衙內其坐處不定要學樣喚作書房那富安走近前夫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害他富安道有何難說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大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九

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殺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姑娘不知怎的只愛他乘便補入一句爲大尉兒子周旋不得此句便似言不見女娘三家村小兒也心中着迷穢慘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

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侯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侯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喚酒教他直去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陸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看些甜話充調和他不睬他不肯小閒這

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十有人去飽陸虞侯  
來分付了原來陸虞侯家只在高太尉家願畫巷內此句次

目商量了計策陸虞侯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  
却顧不得朋友交情調侃世人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

去四字眼中有些何也蓋一落衙內設計作者手筆作林  
去矣不能更非到會連一退去去林冲出門而不尋香達然

則林冲爲何如人哉前無復之而竟公然下一筆云一士未  
去便將管造許多辣手推過一過竟乾淨淨自非老筆何以

此已照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

却是陸虞侯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數兄字

笑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  
同兄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十

虞侯道阿嫂眼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特說林冲娘子趕

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又公角一旬晚上連日氣悶

後無同笑材情引下快來看視波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侯道兄

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才不當時兩箇上到樊樓

內古箇閣兒喚酒你分付叫取兩碗土色好酒希奇異子按

酒兩箇叙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侯道兄可故歎氣

林一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過明主屈沉在

小人之下受這般臉騰的氣發憤作書之故其陸虞侯道如

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有平

得好却受誰的氣如不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

侯

溪一遍陸虞侯道衙內必不認得娘子兒且休氣只顧飲酒  
林冲喫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此等  
有筆力所使非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  
噴有天狹之地也筆捷如風每篇急事其筆愈只見女  
了手回身轉出巷口賈子弟請之可救拘緝之病

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慌忙問道做甚  
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侯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  
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侯家鄰舍你家  
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墮倒了叫娘子

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問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  
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小兒女何知這家誰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了若說直到陸家使夫却當情景不少上至樓上只見車  
也○並不說陸家却哈十箇字宛然陸家

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人報官人氣塞死了便滿肚一

見官人聲口如書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哩娘子的那後  
生嶽廟那後生妙只是前日目見爲真後來出來道娘子少

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  
殺人只聽得在下樓後如因此我一地里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

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入去喫酒因此  
特奔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

兒絕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侯家撿到胡梯上却關着樓門

有此一句便有只聽得妙妙急殺此時  
下文兩箇聽字只聽得娘子叫道

殺矣。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里。又聽得高衙

內道：「又聽得妙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

錦兒來林冲去已非一語也。妙絕妙絕。林冲立在胡梯上叫

出此言見相求已非一語也。妙絕妙絕。林冲立在胡梯上叫

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口，只顧來開門。」只顧來

化之筆中開便夾。高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走了。

帶衙內無數許。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會被這厮點污

了。此一句若在神閒氣定之時，便必不問。今極忙中，便必問

竟不開口。于情理為大失。若娘子道：「不會。林冲把陸虞侯家

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

用鄰舍閉門。寫上驚天動地。女使錦兒接着。此句妙寫出三箇人一處歸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家去了。歸於迎疾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城前，去意

陸虞侯。又出來到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又來

疾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去，又回娘子勸道：「貞良如見，若是婦

浪婦人必然要哭要我又不會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

道：「耐這陸謙畜生，厮趕着稱兄稱弟。」為上文幾箇你也來

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炤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

肯放他出門。好林冲又好娘子陸虞侯只躲在太尉府內亦

平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省文也。却並不見面。四箇字

文一回大書來，不然殺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之

却陸謙便了無生色矣。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扶

讀之如風鬼神

突然接入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非魯達醉夢也。若知肯交快筆。不做出來。如是便不好收拾也。故下文。林冲道。小弟少兒。林冲亦不告訴。皆作者特地留筆也。

不曾樣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斟酌三盃。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說。一遭市沽雨蓋。如何智深。

道最好兩個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帶過明日用筆。

便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用此一句按下文。

林冲便有開筆去太尉府中敘事。且說高衙內從那日在陸。此作書之法。不然頭頭不了矣。

虞侯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又寫此。人家子弟原好。

都被小人教壞。因此在此府中臥病。陸虞侯和富安兩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

### 第五才子書

### 卷之十一

三

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為林家那人兩次不能。發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箇。

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友。

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突然下此一語。為後

益惟恐後又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又添出

都管何也。寫陸謙富安在太尉那陸虞侯和富安見老都管。

前說不得話也。作者細心句等。那陸虞侯和富安見老都管。

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

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

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發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

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

漢今晚便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  
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却害林冲的  
老波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幾日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前月  
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侯設的  
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句因為他渾家忘地害他句我尋  
思起來看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句却怎  
生是好句惡人初念未必便惡却破  
轉念壞了此處特地寫箇樣子都管道陸虞侯和富  
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  
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道我這小衙內的病  
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四

虞侯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道既如  
此仰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  
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重潤那一日突然三字直按前兩箇同  
行到閱武坊巷口坊名與營力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八角  
免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揠着箇草標見  
立在街上陸謙畜生以情理論之一刀豈足惜哉若以才情  
論之真雄引而與之病飲只如安排計策却是言  
刀何等奇絕偏又是孤角頭巾舊戰袍又挿箇口裏自言自  
道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驚心刺林冲也不理  
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夾此一句筆耳之言林冲也不理  
好口寶刀首肯不遇識者自轉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

八港又夾此一向筆墨淋漓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

東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其辭漸繁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

寫得狀高矣兀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

疾疾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疾那漢遞將過來

林冲接在手內疾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四字寫出失口道

好刀疾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

道價是值二千貫鳥林只沒箇識王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

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

要一千五百貫叙極忙事偏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

那漢歎口氣道用極妙筆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五

我的極忙中又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

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

明日再相見只別曾遠一筆亦不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

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實準與他就問那漢道

你這口刀那里得來到家取了錢便可去矣却不住筆重又

至為下文比試作地步血淚一來表林冲愛刀之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

消之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血淚迸出那

漢道若說詩景沒殺人妙絕林冲再也不問只四字來那

一句六字杖恰得淋漓無能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讀者竟不知林冲把

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張公道端的好把刀一句高太尉

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二句。知不道仕。我將

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王。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四。慢慢

利他比試五句。自言自語。自疾。自惜。自。林冲當晚不落手

看了一晚一。夜間掛在壁上。二。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三。寫

得董路次。目。已。脚。時。分。一。早。晨。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

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

太尉在府裏專。等。疾。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

了朱子曰其辭若有憾。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忽。然

馬其賞乃浮喜之西月初旬不四四寫我幾忘矣。起來看了一早晨。拏了那

刀衣裳都不暇穿寫林冲摩挲愛惜剔下十五方矣

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只從開處輕。退。一。白。兩。箇。入。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

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反寫林冲立住。助筆法奇險。兩箇又道太尉在裏

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

脚又寫一句立。兩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

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寫一

也只見欄杆。言未到堂中只在簷下。兩箇又引林冲到堂

前說道影。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

立在。簷。前。拏。着。刀。三。字。作。者。眼。光。燦。燦。兩。箇。人。自。入。去。了

一盞茶時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

上有四箇書字寫道白虎節堂奇。文。林。冲。猛。省。道。疾。這。節。堂

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人不是禮等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奇文林冲看時不

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大尉筆筆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執

二字作者眼光焯焯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人白虎節堂

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此句從刀上入罪有

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此句又

面色不好入罪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

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箇已拔

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

我拏下這廝却早兩箇八十萬禁軍教頭被害了也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一 七

出三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大尉大怒道你既是

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

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

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皆上赤心號漁父舟中插認

家異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二

聖歎外書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此回凡兩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師寫休書一段是野豬林喫悶棍一段寫兒女情深一段寫英雄氣短只看他行文歷歷落落處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一

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箇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鈐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二字好高太尉

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

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

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

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杖刑負屈衝寬小人雖

是麤齒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

十八日林冲與妻子到嶽廟還香願止迎見高太尉的小的兩  
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  
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  
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入證次  
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  
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  
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  
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府尹不問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  
其枷砟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  
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二

當案孔自姪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  
此人都喚做孫佛兜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死死在府上說  
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  
下這般罪高太尉批抑定罪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  
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  
是高太尉家的雖無礼目唐疾府尹之理然自是快語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  
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此一句  
下不接妙絕快絕言高府中則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  
多犯弥天之罪耳應殺應剮耳小字妙處府尹道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小字妙處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

林冲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快語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語

開不得林冲死罪然一有此語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

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道這件

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

一又恐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

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

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圍頭鐵葉護身枷釘了

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箇

人是董超薛霸特特註明二人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

來只見衆此句非鄉舍情重亦非林冲有恩只為便於後文寫休書耳并林冲的丈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

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得張

教頭叫酒保安排按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

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是林冲執手對

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

詞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

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牛箇兒女為後文省

手也却於林冲口中叙出曲曲人情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

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

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誤了前

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道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始知前文先叙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鄰舍筆法之妙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麻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皆應承眾鄰舍亦說行不得又夾一筆妙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載鉄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絲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載鉄語一賂翁婿併折至此各用一當時叫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書道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重罪妙此書分明寫與衙行內者斷配滄州去後存亡未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即非相逼本老生嘗談耳用來拾字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為炤年月日林冲當下看人寫了

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模。寫林冲斬頭盛血，見機生智，令人淚

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照一路尋到酒店裏，却

又同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為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

生死不保，誠恐悞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高衙內也却不直說高衙內，甚恐傷其心也。自行招嫁，莫

為林冲悞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娘子只說得此一句，下更無語，都是張教頭說情景。

入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五

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聽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

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都是娘子心中話，却不好在娘子口中說，故都借張教頭之口。那娘子聽得說有筆，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有筆一

時哭倒聲絕在地。林冲與蔡山張教頭收得起來，半响方纔

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眾鄰舍亦有婦

人來勸休冲娘子，搵扶回去。真是如何回去，忽乘便從鄰舍二字上生出婦人來，見景生情。

文章妙訣，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重將此句，特說。

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此書信來。林

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閤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六

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菓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車。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閤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

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座謙道  
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  
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喏不必遠去只就前而僻  
諱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被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  
府但有說話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一箇不肯  
兩箇爲一箇便一箇好一箇不好蓋起發凡公人必用  
人錢頭都用此法切勿謂董優於薛也却怕使不得開封  
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  
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  
一箇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妙語  
知圖箇甚廢死亦依他也今人以死傳名類如此矣真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七

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處薛

賊既得龍又望

蜀寫小人如畫前拜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興

他結果了罷董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

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

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

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

小人語○作者務要寫專等好

音好音二字用

的都可笑可惱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徒

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箇人又喚了一

會酒陸虞候弄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人分手只說董超

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

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四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人二人合帶林冲到客店裏歇

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

過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

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補出林冲生平如金似玉

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一箇霸道不好好不曉事此去滄州

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

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瘡發這般炎熱上

容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一箇做好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咭咭薛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八

霸一路上喃喃呐呐的口裏埋怨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

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

來到得房內兩箇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

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可憐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

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

霸二人合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柳倒在一邊薛霸一箇

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

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柳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

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的裏計較的計

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接接裏滾湯

裏高胡地也

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身只得脚面紅腫了林

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

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人滾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

四更同店人都未起早一人薛霸起來筒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喚林冲起來量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

火棍催促動身董超一箇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兜却是麻編的惡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

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上惡叫店小二筭過酒錢兩箇公人二人又冷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早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

了惡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一箇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

延程途其實脚疼走不動董超道一箇我扶着你走便了擗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着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

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箇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仇

的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反是董超發科可見同惡

共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  
逆薛霸。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奔到裏。  
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擲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  
大樹便倒了。畫只見董超薛霸道。二人行一步等一步。倒走。  
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如畫如話。放下水火棍。便。  
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奇文。二人心中有事如何開得。從。  
地下叫將起來。奇文。林冲道。上下做甚。麻董超薛霸道。二人俺。  
兩箇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開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  
下。以此睡不穩。已說到縛矣。却還。林冲答道。小人是箇好漢。  
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二

十

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方說縛。只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

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遮手帶。擲。

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一個同董超兩箇。個跳將起來。轉過身。

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

來時。有那陸虞侯。客人也。此處却說出。傳着高太尉鈞旨。教。

我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處却說出。便多。

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

些。此却是善知識語。細思。休得要怨我弟兄。兩箇只是上司。

差遣。不識自己。你須精細看。每每如此寫來。一笑。明年今日。

是你週年。話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

雨下

四字寫盡英雄盡頭日

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無

比。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

往日無讐二語非惡其殺之之辭也三句連讀

始得。

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問話。

一箇臨死求救謂之

求救是問話前日所云太尉要我死也只

得依他此是緊話也于古一輪謂之活救

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

一箇林可憐

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

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山川河其

在草木

原英安城林冲

第五才子書卷之十三

聖墩外書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今天文章之爲物也豈不異哉如在天而爲雲霞何其  
起於膚寸漸舒漸卷倏忽萬變爛然爲章也在地而爲  
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轉百合爭流競秀宜宜無際也  
在草木而爲花萼何其依枝安葉依葉安蒂依蒂安英  
依英安瓣依瓣安鬚真有如神鑿鬼簇香團玉削也在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一

鳥獸而爲翬尾何其青漸入碧碧漸入紫紫漸入金  
漸入綠綠漸入黑黑又入青內視之而成形外望之而  
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豈其必有不得不然者  
乎夫使雲霞不必舒卷而慘若烽煙亦何怪於天山川  
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於地花萼不必分英布  
瓣而醜如槽櫺翬尾不必金碧間雜而塊然木鷲亦何  
怪於草木鳥獸然而終亦必然者蓋必有不得不然者  
也至於文章而何獨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筆墨  
於是到處塗抹自命作者乃吾視其所爲實則曾無異  
於所謂烽煙坑阜槽櫺木鷲也者嗚呼其亦未嘗得見

我施耐菴之水滸傳也

吾之爲此言者何也卽如松林棍起智深來放大師此來從天而降固也乃今觀其敘迹之法又何其詭譎變幻一至於此乎第一段先飛山禪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詳其皂布直裰與禪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爲智深若以公較大戴體釋之則曰先言禪杖而後言和尚者並未見有和尚矣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則一條禪杖早飛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後言皂布直裰者驚心駭目之中但見其爲胖大未及詳其脚色也先寫裝束而後出姓名者公人驚駭確定見其如此打扮却不認爲何人而又不故問也蓋如是手筆實惟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之並驅也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二

又如前回叙林冲時筆墨怱極不得不將智深一邊暫時闕起此行文之家要圖手法乾淨萬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補叙還而又不肯一直叙去又必重將林冲一邊逐段穿插相對而出不惟使智深一邊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邊再加繡染離離奇奇錯錯落落真似山雨欲來風滿樓也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問纔問却被智深兜頭一喝讀者亦謂終亦不復知是其申矣乃遙遙直至智深

拖却禪杖去。後林冲無端誇拔楊柳。遂答還董超薛霸。最前一問疑其必說。則忽然不說。疑不復說。則忽然却說。譬如空中之龍。東雲見鱗。西雲露爪。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要便棒。反是柴大官人說且與酒。此一頓已是令人心癢之極。乃武師又於四五合時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柳也。乃柴進又於重提棒時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頓。直使讀者眼光一閃一閃。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入來時。一筆要寫洪教頭。一筆又要寫林武師。一筆又要寫柴大官人。可謂極忙極雜矣。乃今偏於極忙極雜中間。又要時擠出兩箇公人。心閒手敏。遂與史遷無二也。

又如寫差撥陡然變臉。數語後接手便寫陡然翻出笑來。數語參差。屈落自成諧笑。此所謂文章波瀾。亦有以近為貴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遠為貴也者。則如來時飛杖而來。去時地杖而去。其波瀾乃在一篇之首與尾。林冲來時柴進打獵。騎來林冲去時柴進打獵。出去則其波瀾乃在一傳之首與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謂在天為雲霞。在地為山川。在草木為

花鬪在鳥獸爲鬻尾而水滸傳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同中又於正文之外旁作餘文則於銀子三致意焉如陸虞候送公人十兩金子又許幹事回來再包送十兩一可嘆也夫陸虞候何人便包得十兩金子且十兩金子何足論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護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壞我勾當二可嘆也夫現十兩除十兩便弄一場勾當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顧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三可嘆也四人在店而兩人暗商其心頭口頭十兩外無別事也訪柴進而不在也其莊客亦更無別語相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四

惜但云你沒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錢財與你四可嘆也酒食錢財小人何至便以爲福也洪教頭之忌武師也曰誘些酒食錢米五可嘆也夫小人之污蔑君子亦更不於此物外也武師要開枷柴進送銀十兩公人忙開不迭六可嘆也銀之所在朝廷法網亦惟所命也洪教頭之敗也大官人實以二十五兩亂之七可嘆也銀之所在名譽身分都不復惜也柴林之握別也又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八可嘆也顯聖賢豪傑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將其愛敬設苦無之使若冷淡之甚也兩國公人亦賈發五兩則出門時林武師謝兩公人亦

謝九可嘆也有是物卽陌路皆親豺狼亦顧分外執闌也差撥之見也所爭五兩耳而當其未送則滿面皆是餓紋及其既送則滿面應做大官十可嘆也干古人偷甄別之際或月而易或日而易大約以此也武師以十兩送管營差撥又落了五兩止送五兩十一可嘆也本官之與長隨可謂親矣而必染指焉諺云指龜倫脚此比然也林冲要一發周旋開除鐵枷又取三二兩銀子十二可嘆也但有是物卽無事不可周旋無人不願効力也滿營囚徒亦得林冲救濟十三可嘆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讀者至此遂感林冲恩義口口傳爲美談信乎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五

名以銀成無別法也嗟乎士而貧尚不閉門學道而尚欲游於世間多見其爲不知時務耳豈不大哀也哉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第一段單飛出禪杖却未見其人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說時遲那時快六

文有雷轟電掣之勢令讀者眼光霍霍看他先飛出禪杖次跳出和尚怒意弄奇妙絕怪絕第二段單跳出和尚却

未曾看得仔細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

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箇

公人第三段方看得仔細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管

智深第四段方出魯智深各字弄奇作怪於斯極矣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

我有話說極急時下語不及只此四字妙妙智深聽得收

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于他兩箇

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侯分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

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冤屈為高俅殺林冲映襯故特下此

句曾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

俺自從和你鬪刀那日相別之後重叙林冲酒家憂得你苦

補叙自家自從你受官司重叙林冲俺又無處去救你補叙

第一段打聽得你斷配滄州重叙林冲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

不見補叙自家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六

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重叙林冲以此酒家

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補叙自

段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重叙林冲酒家也在那店

裏歇補叙自家夜間聽得那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

你脚重叙林冲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

多恐防救了補叙自家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重叙林冲

越放你不下補叙自家你五更裏出門重叙林冲酒家先

投遞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補叙自家他到來這

里害你方叙到林冲正文正好殺這厮兩箇勢如兩龍天矯陸然合

肯奇筆恣墨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

讀之叫絕

命曾智深喝道：「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

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裏插

了戒刀，前割索子扯出此仍插入精細之極，喝道：「這兩箇撮鳥快搵兄弟都

跟酒家來，尚謂絕到提了禪仗先走，好景此回魯智深都在禪杖飛來

此文提禪杖先走後文兩箇公人那裏敢回話，只扯林教頭

拖禪杖去了，皆妙景也兩箇公人那裏敢回話，只扯林教頭

披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好拾了水火棍，好扶着林冲，好

替他挖了包裹，好一同跟出林子來，好行得三四里路見

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人來坐下，喚酒保買

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麪菜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

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賊智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甚莫不去教高俅做甚

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後又賊一卷氣關書酒家

若撞着那厮，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裏敢再開口，走

起陡然倒直至後文方乃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

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急語可憐正如

遠行寫得令人腹淚，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洒家放你不

下，直送兄弟到滄州，盡此二十一字兩箇公人聽了，暗暗地

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殼，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

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一路

跌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都作兩箇公人不敢高聲

說

只怕和尚發作快語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得意寫寫兩箇公人懷着鬼胎各自

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

林冲那兩箇公人也得意寫寫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

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極意寫寫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

此段草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祭

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解字裏新來了箇僧人

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猜此一語在此處並不得明白

倒拔垂楊方成直至後文智深回去後林冲請他

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子公人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

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

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

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寫得

恩義就松林裏少歇松林二字故在此處入後徑說頭何等

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淨

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

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此句反在感恩之前妙絕有

之鳴咽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三兩兩與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本是

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

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

分手，魯智深看着兩個道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

樹麼？」奇語。此句上更不添指著松樹四字妙。二人答道：「小人是父母皮肉包

着些骨頭，不待詞畢。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

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

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

了。」來得突兀，去得瀟灑，如一座怪峯，劈掉而起，及其盡也，迤邐而漸弛矣。董超薛霸都吐出舌

頭來，半胸縮不入去。活盡。林冲道：「上下俺們目去罷。」兩個公人

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九

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直至此處方纔遙答前文，真是奇情恣筆，不知

者反黃林冲語。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奇情。二人

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箇人

人到裏面來。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

纔得自在。又我一句見十七八日着實過不得。松林分手其文已畢，却於人酒店後再描一句，所謂勁勢描

動。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篩酒的酒保都手執腳

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坐了半箇時辰酒，保並不求

問。生出文情來。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這店主人

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白喫你的，是甚

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奇生出文情來。林冲道

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  
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  
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  
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招集天下往來的好  
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嘗嘗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  
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如此一位豪傑却在店主口中  
無端叙出有春山出雲之樂○看他各樣出法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  
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  
人道我在東京被軍時嘗嘗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  
字上一句逐今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投進他董超

### 第五才子書

### 卷之十三

十

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公人就便收拾包

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是我等正要

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

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

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

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澗河兩岸邊都是垂楊

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那條澗板橋上坐着

四五箇莊客都在那里乘涼時序隨所叙事漸漸面下三箇人來到橋邊

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

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自負小莊客齊道你没福若

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已白問

走到莊前矣却偏要不在家樞曳出柴大林冲道不知幾時

回來官人身分來又遇過伏下出獵二字敬也不見得許你不得

極力屈曳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

又伏東莊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

衆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此處若用我

文樞曳為不屈矣直要寫到只索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

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迤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

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

牙掩口鬚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

穿一領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繚足穿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七

一雙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揷一壺箭好柴大官人

來林冲去時如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林冲看了竊思道敢

是柴大官人處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因身在囚服

便於貴勝之前不復更敢伸眉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

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極力寫柴

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惡了高太尉尋

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

這里有箇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令問廣譽因此特來相

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迤前來說道柴

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極力寫柴

林冲連忙答禮那官

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極力寫柴那莊客們看見

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箇叙禮罷，柴進說道：「小可

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

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

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十二字筆舌曲折絕妙尺牘。此處却深感高休。

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帶

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細不在話下。

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出一盤

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土放着

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寫柴進倚林冲無可着筆，故又柴進特地布此一景，極力極度出來。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主

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味快將進

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極力寫柴林冲

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設了。」柴進道：「休如此

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

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箇公人

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即解了弓袋箭

壺。寫得好，又特留此句，獨作一奇筆，墨者深表。柴進喚獮是嘗以爲後文林冲出去之地也。」就請兩箇公

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

人在林冲肩下，好叙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口西

沉，安排得酒食菓盒，海味擺在桌上，檯在各人面前，柴進親

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  
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天外奇峰讀柴進道就請

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只此二字快擡一張桌來林冲起身

看時寫林冲已下一段寫林冲一段寫教師一段寫只見

那箇教師入來至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寫教師

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

身唱喏道林冲謹寫林冲那人全不睬着也不還禮寫林冲

冲不敢擡頭寫林冲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

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寫柴

進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寫林冲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來却不躬身答禮寫洪教頭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寫柴進林冲

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寫林冲洪教頭亦不相讓走去上

首便坐寫洪教頭柴進看了又不喜歡寫柴進林冲只得肩下坐了

寫林冲兩箇公人亦就坐了百忙中又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

今日何故厚禮相待配軍寫洪教頭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

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寫柴進八

頭正對配軍二字一往一答如畫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

配軍入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

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寫洪教頭林冲聽了並不做聲寫

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此語寫得洪教頭怪

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教師休矣，定要弄出那。柴進大笑道：「也好。」

林冲道：「小人却是大矣。」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寫柴進。」

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凝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寫柴進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寫林冲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三笑。」

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棗棗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又此三字，可笑可惱。柴進道：「林武師請較。」

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

道：「師父請教。」儒雅之極。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

道：「師父請教。」

道：「師父請教。」

道：「師父請教。」

道：「師父請教。」

道：「師父請教。」

道：「師父請教。」

道：「師父請教。」

道：「師父請教。」

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擺四字奇文打將人來洪教頭把棒就地

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

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圍子外來叫一聲少歇奇文令讀

外此一回書每每用忽然一閃法閃落讀者眼光真是奇絕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

林冲道小人輸了奇文令讀者出於意外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恁便

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絕妙之文柴進

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着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

十兩銀來當時將出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

煩二位丁顛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目牢城營內但有事務

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五

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

薛霸隨卽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

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纒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做提超

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奇文前林冲叫掣奇絕矣却

只爲開枷之故今開得枷了方纒舉手柴進又叫住奇哉真所謂極化極熱之文偏

要一斷一續而寫令我讀之歎絕看他又用一閃叫莊客

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

教頭比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若還贏的便將此

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

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句又要爭道箇大銀子句又怕輸

了銳氣三句心事正與公人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

門戶突改把火燒天勢變勢亦驕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

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箇契喚做撥草尋蛇勢

棒勢亦敬憤之至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只管來便使棒蓋將八來

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

冲着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

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臙骨上寫得

活棒武師是活武師妙絕之筆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

盞眾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里掙扎起來來來眾莊客一頭

笑着扶了洪教頭來來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與挺着脯

耀柴進携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

### 第五才子書

### 卷之十三

六

師三句寫柴林冲那里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

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

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

書要此物每與銀子一樣行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

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

必然着廳教頭卽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

銀五兩齎發兩箇公人帶寫柴進林冲次日天

明劈了早飯叫葦客挑了三箇的行行李林冲依舊帶上加細

解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荏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

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便爲風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

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雪作引

兩箇公人相謝了亦謝三人取路找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

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去細逕到州衙裏下了公

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

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

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內

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

來看覷他又出奇文○此段又如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

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一送與他時

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一將你撒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

不死若得了人情一句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一句○絮絮叨叨委委折折這一

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眾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

把多少與他林冲眾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

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省只見

差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

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

正說得過○絕世你這箇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

啗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是做出事見我還是大刺

刺的見公自然不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

發跡是滿臉有餓打不死搯不殺的頑囚是頑囚是你這把

文誰敢辨

賊骨頭好。友落在我手裏。是賊骨頭是落在手裏教你協骨碎身少開。

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把材冲罵得一佛出世那里敢

擡頭應答。眾人見罵各自散了。好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

五兩銀子陪著笑臉告道。雖是鬧出奇文然亦實是林冲身分差撥哥哥些小。

薄禮。休言輕微。差撥有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

裏面。問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

差撥哥哥送與管營。請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便林教頭。

是教。我也聞你的好名字。是好名字。是箇好男子。是好男子。想是

高太尉陷害你了。是陷害並非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以後必。

然發跡。是必發跡。驗上並無餓紋據你的大名。敢這表人物。敢不必不是等。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六

閒之人。以後必做大官。不敢不敢。索性盡林冲笑道。總賴。

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取

來。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

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

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

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不知林冲道。

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

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千古

師口中。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寫得并書。

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一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

皇上一本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句又無十分大事句管

營道況是况是妙上還有一句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

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

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

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

舊制新八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官說一

○此段偏要詳寫以表

銀子之功爲子古一歎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

痊可告寄犯人說一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牌

說一句管營道果是這人犯侯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

扣官又說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三

九

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

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跟子

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

香掃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

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求人求死不死林冲

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三兩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

全開了頂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

去寫了管營連忙妙銀子就將枷也開了枕冲自此在天王

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

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以情熟絲他自在亦不來

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衣并人事與他那箇營內

囚徒亦得林冲救濟

間中寫林冲一句以為銀子餘波

話不絮煩時遇隆冬

將近忽一日林冲已脾時分偶出營前間走正行之間只聽

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这里誰林冲回頭過來

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

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

解

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憐然以為一事也夫文自

在此而眼光在後則此文之起自為後文非為此

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者蓋自為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三終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四

聖歎外書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侯火燒草料場

夫文章之法豈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混然以爲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後。則當知此文之起自爲後文。非爲此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者盡自爲前文。非爲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有線。始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信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幾何其不見一事。卽以爲一事。又見一事。卽又以爲一事。於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未盡之波。纍纍然與正敘之事並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兒李小二夫妻非真謂林冲於牢城營有此一箇相識與之往來火熱也。意自在閹子背後聽說話一殷絕妙奇文。則不得不先作此一箇地步。所謂先事而後波也。

如莊家不肯同與酒喫。亦可別樣生發。却偏用花鎗挑塊火柴。又把花鎗爐裏一攪。荷至弄揖之後。向火多時。

而花鎗猶在手中耶。凡此皆爲前又幾句花鎗挑着葫蘆逼出廟中。挺鎗殺出門來。一句其勁勢猶尚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商點以殺其餘。怒故凡篇中如拗雨人後殺陸謙時特地寫一句把鎗插在雪地下。醉倒後莊家尋着踪跡趕來時又特地寫一句花鎗亦丢在牛邊。皆所謂事過而作波者也。

陸謙富安管營差。撻四箇人坐閣子中議事。不知所議何事。詳之則不可得。詳置之則不可得。置今但於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寫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約莫是金銀句換湯。進去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句。忽斷忽續。忽明忽滅。如古錦之文不甚不指。斷碑之字不甚不讀。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於意外求而得之。真所謂鬼於文聖於文者也。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二

殺出廟門時看他一鎗先拗倒差撥。接手便寫陸謙一句寫陸謙不曾寫元。接手却再拗富安兩箇倒矣。方翻身回來。刀剗陸謙。剗陸謙未畢。回頭却見差撥爬起来。便又且置陸謙。先割差撥頭。挑在鎗上。然後回過身來。作一頓割陸謙富安頭。結做一處。以一箇人殺三箇人。凡三四箇回身有筋次有開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疎不密不缺一不漏。不一片不煩瑣。真鬼於文聖於文。

也

舊人傳言昔有畫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都思拔簍  
既又有畫雲漢圖者而寒對之揮汗不止於是子載噴  
噴詫為奇事殊不知此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為神奇之  
至也耐菴此篇獨能於一幅之中寒熱間作寫雪便其  
寒徹骨寫人便其熱烙面昔百丈大師患瘡僧眾請問  
伏惟和上尊侯若何文云寒時便寒殺闍黎熱時便熱  
殺闍黎今讀此篇亦復寒時寒殺讀者熱時熱殺讀者  
真是一卷瘡疾文字為藝林之絕奇也

閻子背後聽四箇人說話聽得不仔細正妙於聽得不  
第才子書 卷之十四 三

仔細山神廟裏聽三個入說話聽得極仔細又正妙於  
聽得極仔細雖然以閻子中間山神廟前兩番說話偏  
都兩番聽得亦可以見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猶刺刺  
說人不休則獨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寫許多火  
字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我讀之因悟同是火也  
而前乎陸謙則有老軍借盆恩情朴至後乎陸謙則有  
狂客借烘又復恩情朴至而中間一火獨成大冤深禍  
為可駭嘆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  
事而恩怨相去遂至於是然則人行世上觸手礙眼皆

屬禍撥亦復何樂乎哉

文中寫情寫景處都要細細詳察。如兩次焰頭火盆。則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條綿被。則明林冲明日原要歸來。今止作一夜計也。如此等處甚多。我亦不能徧指。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也。見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着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四

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裡。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發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箇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喚的人。都喝采。以此賣買。順當。王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隨手省去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裡。林冲指着臉上道。好我恩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裡。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

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

眷如此等語總為後文地非寫李小二夫妻情分也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

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

知恩人大名知已語不是板高語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

洗漿補為後文地當是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

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

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順嘗把些銀

兩與他做本銀敘得親熱為後文地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都是為

緊作地步却說是閒話益惟悲讀者誤認為正文也光陰迅速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

襖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此句又補寫李二渾家以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字漸漸引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

出風塵忽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閃入

箇人閃將進來來妙看時二字為句是把上文重前

作一箇人又一箇人妙寫一番謂之賤文也前面那

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箇走卒模樣跟着向也來坐下看

二字妙是李小二眼中事一箇小二看來是軍官一箇小

二看來是走卒先看他跟着却又看他一齊坐下寫得狐疑

之極極李小二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箇人妙李小二將

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

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分付得李小二道官人

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來說話

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是何專等專等

又何急也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回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敘得都到酒店裏只見那箇官人李小二和管

營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

那人道有書在此不答姓名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

杜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

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摸核也似伏侍不眠寫得小

可厭妙筆此一句從說机密入眼中寫寫得小

出不在李小二用心打聽中寫出妙筆那跟來的人討了

湯桶自行湯酒不便着小一出去却約計喫過十數杯再討

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些當湯酒不叫你

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有何說話同坐了又李小二應了自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如二字稱呼得妙是這兩箇人來得不

魁魁寫小二經心吊膽而不嫌笑然者全虧前文許多親熟語

二道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聲音是初時又不認得

管營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啣出一

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子礙只

高太尉三字我自前在門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

詳畧甚好離離奇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妙說

李小二道你不肖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

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正是前日說的甚麼真候他

肯便能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又妙又說得是你只

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

出來說道。一箇時辰出來說道。入字讀之奇妙不可言。他

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一箇時辰却

不聽得可云不快然。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

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聽了一箇時辰却是

筆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

上好歹要結果他性命。只聽得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

上文大姐口中所述亦已完矣。雖不叫湯行文者亦不收科

但此處不叫湯便收得緩散無波。探故特不在上文順拖

下去。特特反從下文逆搶上來。此行文之一訣也。李小二

叫湯又妙。只在自燙酒上生出來。不是另起一事。李小二

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寫得斷續起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七

怪哉。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箇時辰。算還了酒

錢。管營差撥先去了。去得有次後。那兩箇低着頭也去了。偏

加低着頭三字。筆中真有鬼。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

店裏來。接得閃閃。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

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

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

箇東京來的魑魅人。在我這里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

撥口裏啣出高大尉三箇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

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

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

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映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

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

甚麼模樣問得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鬚鬚約

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紫色面皮學出林冲聽了

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只認一箇又留下一箇不

如那潑賤賊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

李小二道只要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弊飯防噎走路

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

在身上刀在此處帶起看官記着○遙遙然直於此處暗藏

不以一字及刀到後草料場買酒仕文中只勤斂花鎗葫蘆更

忽快掣出刀來真鬼神於文也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了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八

半日李小二夫妻兩箇捏着兩把汗招願當晚無事神變鬼次

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

團團尋了一日尋了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寫得神林冲又來

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寫得神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

是自放仔細便了寫他用筆何等詭譎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

上尋了三五日尋了三不見消耗詭譎林冲也自心下慢了

到第六日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

這里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得你發往草料場陸

柴大官人回字起便將前文一齊放謙來歷也却用

慢從却陡然變現出來妙絕妙絕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

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嘗例錢取覓原

是一箇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

你在那里闊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割林冲應

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箇

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却如何問得妙是

人語却又筆筆詭譎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怪力故慢那

里收草料時有些嘗例錢鈔在管不使錢時不能盤這差使

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極力故慢李

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做事便好了寫得小二反有羞

極力故慢正是小人家離得遠了竊入一句閒話不和者以

揶揄之極為可剛殊不知前文特地

難入李小二夫妻止為閑子背後一段奇文耳今已交過排

場前去草料場更用不着小二矣固不知善刀而藏之故以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九

此一語為李小二作收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在家裏

東奈何謂其問話也

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吃了話不絮煩雨箇相別了林冲自到

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尖拿了條花鎗鎗盪差撥一同

辭了管營細雨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

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一路寫林冲

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又冷有此句使使老

花鎗葫蘆斷不軍投東一語不謬又冷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

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里都

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

火是星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

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鳥書倉敷

丙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自老軍都點見

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

鍋子碗碟都借與你寫得好意在點逗火盆二林冲道天

王堂內我也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寫得老軍指壁上掛

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

二里便有市井閒問教出太葫蘆及投東大路一句非但

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卧細

寫就坐上生些燄火起來火字漸寫得大了題是火燒草

為意也及讀至此處生些燄火未有不動心以為必是因此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即用將火盆蓋了一句結之今屋後有一堆柴草拿幾塊來

後火全不關此妙絕之文也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

撼搖振得動如畫便畫也畫不來第一段先寫寒

這屋如何過得第二段寫身上寒第三段方寫到酒林冲道

向了一回火火字覺得身上寒冷第二段寫尋思却纔老軍

所說語意妙正不知文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

來喫第三段方寫到酒只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

挑了酒葫蘆花鎗挑葫蘆人看至此句雖極其盡者

炭蒸了寫出精細見非失火則許多火字都是假取瓊筵子

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

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爨亂

玉。池。溫。香。着。北。風。而。行。皆着風去那雪正下得緊寫雪絕妙絕行不上半

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

錢妙絕奇絕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

籬笆中挑着一箇草帚見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唐裏主人道

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兒一來省主人看了

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

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

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那延到雪裏屋塌也又白

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碗又買了一箇蘆酒包了那兩塊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十一

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花鎗挑葫蘆懷內揣了

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迎着風看那

雪到晚越下得緊了寫雪妙絕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

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意外警

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

命作書者忽然於事外間敘四句筆如勁鐵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奇林冲

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花鎗葫蘆寫得恐怕火

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

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極力寫出精細見所斷不是失火

星火在內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摸得一條絮被寫得好

奇絕之筆

慎此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寫得好。陸謙差撥打點來了尋思又沒

打火處又算出一火字寫得。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

有箇古廟可以安身行文如此。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

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花鎗挑葫蘆。依舊把門

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但未入得門。再把門掩上傍

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非為防失脫亦非為遮風水全為少頃陸

謙委撥富去一段也。得裏面看時方。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

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

又無廟主雪羅裏固當見之。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寫花

鎗葫蘆將那條絮被放開二。先取下氈笠子三。把身上雪都抖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十一

了四。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五。和氈笠放

在供桌上六。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七。却把葫蘆冷酒提

來慢慢地喫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九。寫得妙絕正所謂

不知大禍已在數丈之內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

象人生世上亦可畏哉持持大石靠門自有

爆響奇。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原故不捨得便開故

就壁縫裏看也只見草料場裏火起。方是真正刮刮雜雜的燒着當

時林冲便拿了花鎗花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寫此半句。只聽

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奇。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箇人脚

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寫得險怪。却被石頭靠住了再

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連九箇

王積薪夜聽始婦奕棋。這條計好麼？此一箇應道端的虧着分明聲聲不漏。

管營差撥兩箇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此一段敘高太尉

今當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此一段敘高衙內又

一箇道張教頭死斷三四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

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着重了太尉特使俺

兩箇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此一段補出家祖頭節來又

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

待走那里去。此一段補出適纔事來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

此一句正又聽得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三

也得箇死罪。此一句正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裏去罷。此一句

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

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此一句挑林冲聽得三箇人

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是富女。妙筆勾畫明白

謙此方補出富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

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着花鎗。是以

敘花左手拽開廟門。右手拿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奇情三

箇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寫得林冲舉手脰察

的一鎗先搠倒差撥一箇陸虞候叫聲饒命赫的慌了手脚走

不動。差接富安皆一氣放去獨陸謙作兩半那富安走不到

伏法此先頓下半句也筆力天矯絕人

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搠倒了兩翻身回來一箇

轉身陸虞候却總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里去

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異樣把鎗搠在地裏異樣用脚

踏在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此日始用相去已成萬里而

透迤相招世人眼驅便去陸謙臉上悶着寫得喝道潑賊我

便謂此刀從何而來好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仇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

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

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

非罵陸謙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

窩裏只一剗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前甚似先殺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古

謙請至此始知先殺陸謙次回頭看時又一箇差撥正爬將

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

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好回來又一箇把富安陸謙

頭都割下來前把差撥富安一樣敘陸謙另敘今又把差撥

所知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又陸謙來都擺

在山神面前供桌上三箇人頭安放得再穿了一白布

衫一繫了胳膊二把毡笠子帶上三將那寒風酒都喫盡

了四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五提鎗上逐件敘一遍

連敘出兩遍頭便出廟門投東去草料場在牢城東門外故

出林冲精細也城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家都拿着水桶鈎子來救

來矣

火故作奇景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心慌口

以驚讀者提錯語益報官着鎗只顧走那雪越下得猛高雪外絕日通雜陣接一

句句句然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賞不過那冷在

雪地裏着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本交

雜透遠地影間草屋被雪壓着處處不破壁縫裏透火光出

來火字林冲逕投那車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

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箇小莊家向火火字餘影一回書

却問開敘出四玉箇莊客收之何處竟避秦人只首事省氣

者便是嗟乎嗟乎耐着至交也向火二字為之一歎之四

五人又烏知以火殺人回火地爐裡面焰焰地燒着柴火火字

自殺亦在此一夜雪中哉

餘影妙在特用地林冲走到面前叫道眾位拜揖小人是

地三字亦筆張皇地

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有時被火

寬有時借火又成想火之為用不亦奇乎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

得林中烘着身上濕衣服畧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

瓮兒裏面透出酒香林中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

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

冷我們這幾箇喫尚且不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

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攬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用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廝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花鎗看着塊烟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又把鎗去火爐裏只  
一攪那老莊家的鬚鬚焰焰的燒着前面大火不曾燒得林冲此處小火林冲反燒了人絕世奇文絕妙奇情眾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花鎗老莊家先走了莊家們都動揮不動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  
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喫酒上坑上却有兩箇椰瓢取一  
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  
一步高一步低跟踉蹌蹌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  
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來曲曲折折生出情來大凡醉  
人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下却說眾莊客引  
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尊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

第五才子書

卷之十四

六

着跡跡趕將來尋着踪跡四字真是繪畫高手龍眠白描庶幾如此只見倒在雪地裏  
花鎗丟在一邊異樣筆法眾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  
條索縛了越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箇去處來那去處不  
是別處赫赫不是別處然則有分教澹州半城矣武師奈何蓼兒洼內前後擺數  
千隻戰艦朦朧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  
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林冲被莊客解投甚  
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四終

